

13



平原文史資料

抗日戰爭回憶錄

第五輯



平 原 文 史 资 料

抗日战争回忆录

第 五 辑

中 国 人 民
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山 东 省 平 原 县 委 员 会

一 九 九 〇 年 十 一 月

前 言

日本侵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十月十三日侵占了平原县城，继而在一些重要村镇修筑了据点和炮楼。他们烧杀掳掠，奸污妇女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。

面对强大残暴的侵略者，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同仇敌忾，英勇抗敌，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等反动势力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在八年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，广大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和抗日军民，浴血奋战，打鬼子，锄汉奸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。

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为进一步

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加强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，本专辑特收集了张延河、王光照、李冰如、陈玉奇等四位老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回忆录。这些材料虽然是短短的几个镜头，但却是平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战的真实写照。透过这些事实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：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；只有社会主义，才能救中国。今后要完成四化建设大业和统一祖国的重任，只要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，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，不断取得新的胜利。

本专辑在征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党史委、县志办、教育局、民政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程明三、周裕来、郑长秀、邓汉祯、李仁卿等老同志的热情指导，特表示衷心的感谢。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虽做了大量的调

查、核实，但错误之处仍所难免，敬请各位领导和广大读者赐教。

——编者

目 录

情系平原

——忆平原抗日政权的初建和

斗争……………张延河（1）

我在第二故乡的战斗

……………王光照（110）

平禹县群团工作片断

……………李冰如（152）

平原七区抗日救国活动的几件事

……………陈玉奇（167）

平原县革命烈士英名录（待续）

……………县民政局（181）

平原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提纲

……………（215）

情系平原

——忆平原抗日政权的初建和斗争

张延河

编者按：张延河，现名张侠，笔名邹小河，一九一八年生于山东省聊城地区茌平县。一九八三年九月按厅局级干部离休，离休前任中共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、人事处处长。

一九三七年秋前，张延河就读于茌平县立师范，后参加中共鲁西北特委帮助范筑先将军举办的聊城军事训练班，一九三八年春未结业，就被派往德县大程乡大冯庄（现属平原县王杲铺乡）一带，整编改造民团刘宝明部。同年夏，曾率团扒铁路、割电线，掩护八路军东进过铁路到冀鲁边区。十一月十五日，他回聊城汇报工作，恰遇日寇大

扫荡，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。一时间，鲁西北形势巨变，无法返回德县，便留在家乡在平组建抗日保家自卫队。八路军英勇抗日的**事实**，共产党拯救百姓的真理，促使他寻找真正的人民军队。不久，便加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巴州支队（即津浦支队）新一营。一九三九年春，他随新一营来到山东省平原县五区一带抗日根据地，不久，由军队转留地方工作。先后任过平原战地动员委员会民运股长、平原武装工作团指导员、第一任平原五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和县抗日民主办事处主任等职。一九四〇年五月，因鲁西三地委执行统战政策失误，我地委机关和武装部队被挤出以平原县五区为中心的高、平、恩、夏、禹五县边区抗日根据地，张延河同志随部队转移。该文回忆了作者在平原工作期间亲身经历的事实，从中可以看出，革命前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共产主义理想浴血奋斗，坚定不移。为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置生死于度外，视敌寇如草芥，坚贞不屈，刚直不阿。长江后浪推

前浪，革命精神代代传。四化大业任重道远，振兴中华责任重大，我们应以革命前辈为榜样，在今后的征途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。

引 言

这些年来，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萌动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，它牵着我的思绪，带着我的情意，去回忆那令人难忘的岁月，去怀念那善良纯朴、富有阶级情感的人民和那肥沃丰腴的土地。去报答那第二故乡对我的哺育之情。于是，我情不自禁地打开了思绪的大门。此时，我的眼睛湿润了……

常 赵 庄 战 斗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芦沟桥事变。十月，其铁蹄踏入山东境内，它们狂妄地叫嚣要速战速决，三个月灭亡中国。但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军民没有屈服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不断给敌入以沉重打击，使侵华日军接连受挫。因此，战争不是趋向结束，而是越来越扩大，越来越激烈。日军为了巩固其后方，连续调集重兵来华北和八路军作战。

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晚，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巴州支队新一营，在德县县城与黄河涯之间炸毁铁路几百米后，连夜行军转移。次日拂晓，进入禹城县常赵庄宿营地，不一会儿，便发现日寇的汽车队、马队、步兵队伍，计千余人，直奔我一营驻地。当

时，新一营共有四个连，营长龙宗宜，曾是红军指挥员，副营长曹培堂，曾任红四方面军指挥员，政治教导员彭天琦是抗日前的地下党员、大学生。一、二、三连指战员有很多是老红军，战斗力较强，各有一百二十余人，四连是新兵连，不足百人，全营共有战斗员四百多人。

当地村民惊奇地问：“你们八路军一营不是半夜刚拉走了吗？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昨天晚上就传说济南府的日军要来扫荡这个地方。”从老乡口里才知道，下半夜拉走的一营，是最近受八路军某部改编的地方民团李连祥部。敌人的真正目标是合围李部，可是，我巴州支队新一营恰巧代替他进驻该村。因天已放亮，全营要突出包围圈已来不及了，营领导立即带领各连指挥员查看地形，准备坚守阵地打硬仗、恶仗。常庄和赵庄南

北相距二三百米，各有居民二三百户，均有较高的围墙、深沟和坚固的寨门，易守难攻。营领导命令，一连和副营长守常庄，二、三、四连和营部守赵庄，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，炊事班抓紧做饭。太阳刚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，一辆军用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，架着轻重机枪开到我一连阵地常庄东门附近，一连指战员沉着应付，模仿村妇声音说：“俺村没有八路军，我们怕兵不敢开门……”这样与敌人一面磨蹭时间，一面配备火力。这时，敌人翻译官首先跳下车，带着几个士兵砸门，在车上的敌官兵急得呆不下去，也要下车砸门。在此混乱之际，我一连的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一起射向敌群。霎时，尸肉横飞，血流满地，敌人一枪未发，大部被歼。敌寇指挥官用望远镜窥视着一切，恼羞成怒，暴跳如雷，命令炮兵、

轻重机枪向我一连东门阵地轰击。转眼间，炮弹呼啸着在东门内外爆炸，浓烟呛人，几个在车下焦头烂额的日寇伤兵，也被其主子这一阵激烈的炮火送上了西天。我一连指挥员早有预料，在敌人未开炮前，就撤出东门阵地，进入散兵壕隐蔽。紧接着，我营部所在地赵庄东门也打响了。敌人发现常、赵二庄均有我军，象一群恶狼、毒蛇一样，用骑兵、炮兵、步兵紧紧包围起来，少数逃难的村民和我军化装疏散的非战斗人员，出村后被敌人骑兵追击杀害，仅少数幸免。

敌人集中炮火向我军轰击后，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，蜂涌向我们冲来。我军指战员伏在战壕里，在滚滚浓烟的空隙里窥视着，等待着敌人接近再接近。目的是节省子弹，不虚发一枪。当敌人“哇啦哇啦”地狂叫着冲到我阵地前沿时，一阵机枪、步枪、

手榴弹杀向敌群。敌人鬼哭狼嚎，乱成一团，东倒西歪，死伤一大片，活着的撒腿往回跑，后边的督战队也狼狈逃窜，敌人第一次冲锋被击溃了。他们并不罢休，接着又是一阵炮火轰击，并且一阵比一阵猛烈，进攻的敌兵一次比一次增多，从日出打到中午，我英勇善战的指战员，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，阵地前沿躺着敌人的死尸和伤员，鲜血横流，腥味难闻，伤兵惨叫。

中午十二点，敌人炮火突然停了。我久经战火的营指挥员预料到，敌人可能狗急跳墙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要施用“毒瓦斯”。于是，营领导命令人人准备一条用肥皂水浸泡的毛巾做成口罩防毒。果不出所料，下午一点多钟，敌人从我阵地上风处开始施放催泪瓦斯，阵阵毒气袭来，指战员们用毛巾口罩遮住口鼻，才避免了中毒，但也有个别同

志被毒气熏伤了眼睛，营教导员彭天琦同志就是其中之一，后遗症是两眼流泪。敌人见施放毒气无效，又将济南调来的一批部队投入战斗，敌战斗部队已达一千五百人，我军指挥员用望远镜随时观察周围敌人的行动和火力配备情况。此时，战场上除少数敌伤兵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外，沉闷寂静得令人可怕，这预示着更大的恶仗即将来临。营指挥员命令各连队抓紧时间加固工事，检查武器，准备血战到底，并提出“人在阵地在”的战斗口号。

下午四点多钟，敌人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。炮火如暴风骤雨，打向我阵地。顿时，我军阵地浓烟滚滚，火光四起，炮声震得门窗“哗啦”直响。炮火轰击后，又是成队成队的步兵冲锋，疯狂地扑向我阵地。我一营以红军为骨干组成了神枪手射击组，又提出

“专打出头鸟，专打指挥官”的口号，有效地杀伤敌人，冲在前面的敌人纷纷中弹死亡，后面的便卧倒不敢妄动。我们持续战斗了三个多小时，眼看夜幕降临，敌人不敢恋战，只好收拢部队，以防我军夜袭。我军乘机埋好牺牲战友的尸体，抬上伤员，从敌人结合部分组突围了。此次战斗，日伪军被击毙受伤四百多人，我军伤亡四十人，敌酋当天就把送情报的汉奸枪毙了。

新一营突围后，立即转移到党组织基础好、群众抗日觉悟高的平原县五区，化整为零，以排为单位隐蔽活动。尽管敌人进行报复扫荡，但都空手丧气而归。当时，我在营部当文书，和司务长等几位同志被分到毫当庄（现属平原县张华乡），我们脱下军装，穿上便衣，隐蔽在群众之中。

创 办 夜 校

我的房东王希穆，是个近四十岁的中年人，个头不高，其爱人三十多岁，是家庭妇女。他们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十六七岁，乳名大舜，儿媳妇二十多岁。他家有三十多亩地，喂了两头牛，粮食够吃有余，有房子两座，一座北屋三间，老两口和女儿住东间，小两口住西间，中间招待客人。另一座是两间西屋，我们几个抗日人员就住在这里。出了院门是房东的大场院，并有几间简易房子，存放柴草和农具。在当时可以说是个小康之家。他们一家人对抗日工作人员热情招待，我们有时在房东家吃饭，有时根据村长指派，到其他人家吃派饭。但不管在谁家吃饭，都写个白纸条以顶替公粮。饭后无事，就看书，疲倦了随便到街上走走。我发现村